

(圖版四：圖82，83，86。)同時尚有紅陶片，中含黑沙質，又有三棱銅矢鏃，雜布其間。在河之南岸(L去)土阜上，及附近魚鱗地帶，又拾石矢鏃數枚，打製極精。(圖版三至四：圖79至81。)而圖85亦爲三棱狀石鏃，與圖86形式相同。圖83與圖84作風及形式亦相似。同時拾三棱銅鏃及銅件之類。由是知庫魯克河兩岸L勿與L去之石器，爲同一時代之產物。又西一平灘上，拾石核及大泉五銖等件，同時尚有漢銅鏡碎片，及繩紋陶片等物。在此金石陶雜陳現象中，固無地層之根據，確實年代，頗難斷定。不過暗示吾人一事，即羅布淖爾及庫魯克河沿岸，銅器時代文化沖入以後，而本地新石器時代之遺物尙與銅器並存也。

余第二次赴羅布淖爾，係由英都爾庫什轉西南行，過圖和拉克布拉克，出魯戈斯特而直抵孔雀河邊。轉向東北行，土阜迤邐。散布於鹽殼覆蓋之平灘上，吾人即在此拾石核十餘件，並石刃片數枚。復東北行。五月八日之暮，抵一草灘，(第二次路線圖LH。)即在阿提米西之南。余第一次所駐L乃之東也。土阜駢比如城郭，石核石塊，散布四周。最可異者，土阜上有一古代遺址，疊鹹塊以爲牆，葦草爲衿被。吾人掘之，出草繩泥杯各一件，及長方石劍(圖版一：圖⁴)等件；又在土阜上拾綠玉刀一枚(圖版四：圖88)，磨製光平，無疑皆爲先史人類所遺留。土阜下，復有捶石、礪石等物(圖版一：圖5，6)，與石核雜陳地表。其土器爲手搏法所製，尙未經烘燒之土胚。其時代吾人雖不能確定，然由磨製玉刀觀之，其時代與L勿地之白玉刀相差當不甚遠也。次日即到達目的地之古烽燧亭。工作完後，十四日復返西行，循古道前進，時行於山旁之戈壁灘上。十七日午，過一三角形之涸海灣，土阜重疊。仍西行，略有黑沙，散布地表。一土阜屹立鹹灘上，余在其附近拾石核二十餘枚，並刃片數枚。(第二次路線圖L戶。)此十七日下午二時也。自此而西，余所拾石器不多，而余在羅布區域關於遠古文化之探查，亦因此終止也。

吾人在此尙須連帶敘述一事，即吾人第一次來此時，庫魯克河水返故道未久，由西向東流至阿提米西布拉克之南，水即分散橫溢以入海。故吾人初抵此，頗感水患。時余未有舟楫之準備，乃編洋鐵筒爲舟，繫繩縛引，相